

美国在线虚拟活动课程的特色、问题与反思

——以哈克私立高中为例

武金叶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2020年4月1日美国教育部提议的远程学习规则指出,所有教育机构都应具有远程教学能力。哈克作为加利福尼亚州著名的私立学校,对远程学习进行了新调整。调整计划不仅包括同步班会、异步学习、每天与老师视频面对面,还增加了虚拟程序集、虚拟体育活动、虚拟俱乐部会议等内容来应对疫情下的教与学工作,使学生快速掌握技术工具使用;保持教师与学生密切互动;协助家长支持孩子在线学习体验。美国此类在线虚拟活动课程的开发与设计遇到的问题与反思,为我国探索研发在线虚拟活动课程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美国;私立高中;在线虚拟活动课程

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的重要形式,主要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传递机制。一般认为,80%以上的课程内容通过在线形式提供,则可定义为在线教育。在线学习是指在非实体性教室的虚拟环境中,通过应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的个性化学习或训练活动^[1]。在线虚拟活动课程就是为达成现实的活动课程目标,在虚拟的空间中,教师和学生以网络课程平台为主要活动空间,以现实课堂为原型构建起来的有组织的人工学习环境。依据各州公立中小学2017年秋季至2019年秋季入学率预计变化百分比,预计2019年秋季将高于2017年秋季。预计加州的总入学人数最多,且加州作为美国第三大洲,哈克作为加州同类学校中最大的独立学校,对哈克的在线虚拟活动课程进行总结,发现其调整措施的优点与不足,对比我国远程学习的现状,给予一定意义上的参考。

一、在线虚拟活动课程发展特色

(一)课程时间灵活,有利于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哈克作为1:1笔记本电脑计划的早期采用者,该计划是家长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适合并且喜欢的电脑。并且很早就做到了每个学生带着笔记本电脑上课和学习。所以在这些作为前提基础上,结合加州教育文件中的相关指示,学校和学区应该确保他们的计划能够满足那些有设备和接入互联网的学生和那些没有设备和接入互联网的学生的需求。在72小时之内转向了一个完整的K-12在线学习计划。在原有设备基础上,通过额外的iPads、笔记本电脑、摄像头、麦克风和音频系统配置,在设备上给予教师保障。

(二)课程类型多样,有利于学生筛选合适的课程。

虚拟活动课程类型主要包含三类,虚拟体育活动、虚拟程序集、虚拟俱乐部会议。

第一、虚拟体育活动。学校通过虚拟体育项目提供决策和建立信任的机会,同时鼓励学生学习公平竞争和团队合作,让学生培养自己的才能和欣赏他人才能的能力。例如桌球大师挑战赛、体育名人堂仪式。通过在线观看比赛和仪式授予仪式,加深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虚拟程序集。学校通过虚拟程序集项目培养学生养成合法的规则意识,懂得如何规避风险。例如在线拍卖,在线拍卖意味着学生可以提前开始竞价,即使不在现场,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所有投标将通过你自己的手机或电脑完成。

第三、虚拟俱乐部会议。哈克每个年级都有表演艺术课程,具体包括声乐、器乐、音乐剧,舞台剧和舞蹈。

总体来看,三种虚拟活动的类型组成了在线虚拟活动课程。相比于枯燥乏味的文字,在线虚拟活动课程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且在丰富学生体验

的过程中,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课程,加深对音乐、体育和生活的理解。

(三)课程资料丰富,有利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美国2020年3月17日发布的《远程教育》,提供了地区如何为学生提供远程学习机会的指导。例如:2018-19学年开始,加州幼儿园到12年级(K-12)的学校和学生可以免费使用加州LEA提供的三个在线数据库;《不列颠百科全书》、《探索》和《Teaching Books.net》的在线内容分别向加州所有K-12学生以及该州所有公立学校开放。这些被称为“图书馆数据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师、学校图书馆员和学生提供大量数字信息,包含书籍、科学研究、报纸文章、照片、视频等。

(四)远程课程平台成熟,有利于提高学生媒体和信息素养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媒体和信息素养是“以尊重人权的创造性、法律和道德方式获取、分析、评估、使用、产生和传播信息和知识所需的知识、态度、技能和实践的结合”。远程学习平台是数字公民课程和资源虚拟教室设置,是提高学生媒体和信息素养能力的具体应用。在美国加州,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实施方案有所不同^[2]。

二、问题

美国第六份NEPC虚拟教育年度报告报告提供了全日制虚拟学校和混合学校的普查数据。它还包括学生人口统计数据、特定州的学校绩效评级,以及对学校绩效指标的分析^[3]。

(一)教师难以保证教学效果

报告中指出学生教师比率的特点,可以看到美国全国公立学校的平均师生比为每名教师16名学生。然而虚拟学校每名教师的学生人数(45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同时许多州继续冻结问责制度,或实施不包括整体评级的新制度。因此,在拥有虚拟学校和混合学校的38个州中,只有15个州获得了州政府机构指定的总体学校绩效评级。总的来说,39%的虚拟学校和24%的混合学校都有学校绩效评级。这些因素促使教师面对比公立学校更大的压力,活动课程的开展主要以线上虚拟的形式进行。活动的开展要进行打磨和推敲,教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领导者和调控者,这需要教师在对活动进程把控中掌握好尺度。

(二)学生注意力时间缩短

加州的一项研究发现,非班级制特许学校的成绩低于传统学校和特许学校。这不仅是学校属性的问题,还在于在线虚拟学习中,高中学生群体处于从青年期向成人期转化的生理和心理不成熟时期,在在线学习环境中,有别于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直播在线学习具有集中性和数量性的特点。大

批量学生的同时登录往往造成网络不稳定,直播教学过程存在着中断,教学进度打乱及教学失控等问题。

(三) 师生互动效果有限

首先,在线下教学的场域中,师生双方可以即时进行互动与交流,而线上教学场域中虽然双方互动的方式更多样,但是缺乏现场教学地体验感和吸引力。其次,在线教学难以反映学生学习积极性的真实情况,这无疑增大了师生线上互动的难度。另外,学生之间的小组讨论没有了临场的物理空间条件,缺少学习体验的现场感,缺少互动、交流、讨论的热情和氛围,这直接导致合作学习的效率不高。最后,线上教学缺乏即视感,致使教师很难观察到学生的学习状态。当有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时,教师无法获得反馈,更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将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教学,使得教学的实效性“缩水”^[4]。

(四) 社会支持的缺失

社会支持是个体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环境资源,与应激产生、发展、控制和预防具有密切关系。哈克在线虚拟活动课程的开设是需要教师学生一起互动沟通,在老师的带动下,通过在线虚拟课堂的形式,设计、沟通、完善并最终制定流程与完成计划。但是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会使一部分学生因为生疏和羞于表达更加的被动。这些社会支持的缺失,不仅会打消学生学习的欲望,也会影响在线学习中教师的教学难度与热情^[5]。

三、反思

(一) 教师的积极行为促进师生互动联系。

教师是在线教学的主导者,是师生互动的主要操作者。在远程学习方面,结合哈克的实际情况,如何让教师与学生加强联系,值得关注。

1. 教师积极参与主动的课程管理策略

尽管大多数课程或课程材料都是在课程开始时设计并供学生使用,但在线教师仍应在远程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于缺乏面对面的互动,教师作为指导者、促进者和教师的角色在在线课程中更为重要。因为教学内容已经生成,所以在线课程为教师提供了课程期间更加关注学生互动的机会。教师应关注学生的课程计划,沟通课程期望,管理学生的学习体验。

2. 建立课程活动模式,为潜在课程中断做好准备

在在线课程中建立课程活动模式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培养时间管理意识,以平衡在线课程与他们的非在线课程活动的期望。完善的课程表有助于教师将无法在线完成的课程活动纳入适当的课程设计中,有助于学生跟上课堂要求的能力。对于教师来说,建立与课程相关的活动的工作时间框架是有益的,这样学生就可以熟悉所定义的课程模式。

3. 及时回应学生询问,建立及时反馈流程

一般来说,学生完成作业的能力可能取决于教师地回答。因此,教师应该为他们的课程建立并保持一个合理的反应时间表。开课前,教师需要制定课程计划,说明如何对作业进行评分,并及时返还给学生。作业和测验预计有两天的周转时间,确保学生在合理的时间内收到必要的反馈,以帮助他们调整课程进度。

(二) 学校数字工具的监管作用保证了教学的质量。

从哈克经验我们发现,在运用数字工具的时候,不仅涉及师生,还要从学校层面引起重视。哈克在每个校区设置设计监控主管负责人,监控数字工具使用情况。具体来看,学校邀请教师不仅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还需要对信息技术和相关网络技术平台使用有基本的认知和实操能力。同时要求教师在课程设计和在线教学实际开展中有针对性的课程设计。学校要求学生管理运用数字工具,并进一步加深他

们对世界的理解。学校帮助家庭之间建立虚拟联系、家长教师会议等方式帮助支持孩子的在线学习体验。

(三) 优化技术基础设施有利于缩小教育数字差距

即使教师可以不断优化在线课程,但是学生之间因其所使用的网络与接收终端的差异所导致的听课效果的差异仍然客观存在。结合加州哈克来说,学校在很早就有意识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使用数字工具,学生和家长也在工具使用中自由选择。换言之,仅仅凭借学校及其教师团体的努力仍然难以弥补“数字鸿沟”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而这种教育公平的新困境是以往线下教学所不曾遇到的。这些在线学习中出现的技术基础设施问题,值得思考。

(四) 社会支持利于在线教育发展

教师借助在线学习活动与学生开展对接,重新连接了被突发情况阻断的社会性,促进了师生交互及生生交互的社会支持^[6]。通过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及时给予鼓励或者预警反馈;通过答疑解惑,引导学生更深入的思考与有效交流。家长作为学生居家学习的重要监督者和支持者,有必要将其纳入在线平台的管理角色中,通过了解学生近期的学习情况,突破疫情防控期间的信息阻隔,实现校、班、家三体联动的社会支持。以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东升第一小学为例,疫情防控期间,该校施行“1234线上教研模式”,即一周一次线上教研、两周一次在线沟通、三周一次问卷调查、四周一次线上监测,学生对教师线上教学的满意度由最初的93.85%逐步提升到第三次调研的99.33%。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使得在线学习的效果得到提升。

四、结语

美国在线学习起步很早,也形成了组织化的机构和其自身的特点。通过了解了美国在线学习在线学习发展历程,并对比加州哈克私立高中实际情况下,可以发现在线虚拟活动课程发展特色,包括课程时间灵活、课程类型多样、课程资料丰富远程课程平台成熟,这对于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学生筛选合适的课程并进行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媒体和信息素养能力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在线虚拟学习环境下,一些教师和学生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及其实践,在教师的积极行为、学校数字工具应用、优化技术基础设施和社会支持上的具体做法,对比我国目前在线学习的现状及问题,为我国建设在线学习平台、丰富在线学习经验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 [1] 王正青,李飞,唐晓玲.K-12在线学习的支持主体及其职能研究:以佛罗里达州为例[J].外国教育研究,2018,45(01):117-128.
- [2] 梁林梅,赵柯杉.美国K-12在线教育:现状、系统结构与政策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17(11):65-71.
- [3] 熊艳,郭平.美国K-12在线教育的发展与启示——基于2013-2017年度NEPC虚拟教育发展报告的分析[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9,35(08):31-37.
- [4] 陈华洲,项微微.疫情防控期间中学思政课在线教学的问题及对策[J].教师教育论坛,2020,33(10):48-50.
- [5] 于翔.疫情下在线学习影响因素与应对措施[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22(03):5-7.
- [6] 蒋志辉,赵呈领,李红霞,黄琰,疏凤芳.在线学习者感知地教师支持行为模型构建[J].中国电化教育,2018(11):103-110.

作者简介:

武金叶(1996.12-),女,汉族,籍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比较教育学,研究方向:国外教育理论研究。